

海棠中国 (节选)

文/赵大磊

《史记·五帝本纪》载：嫫祖为西陵氏之女。

当布谷鸟在天空写下卜辞的时候，海棠用她粉粉白白的嘴唇，唤醒季节的乡愁。

她是隐身于古老中国的花神。每一个季节的轮回与嬗变，都是她用权杖悄悄拂去隐忍已久的喧哗和躁动。

西陵的嫫祖，从棠溪水中走出的蚕神，带着她络绎不绝的子民，已经走在了采桑的路上。她们等候这一天已经很久了，那些溜走的大片时光，像藏在地下的五谷，需要用忙碌来喂养。

乡野很清脆新鲜，仿佛草尖上滴落的露珠，密密麻麻的春事，等待着春雷的巨笔点染。

伏在乡村的蚕蛹，在昏暗的灯火下，正在咀嚼着五千年的历史。它们急切地等待着，等待着嫫祖用纤纤玉手，在它们体内植入清风，植入鸟鸣，植入三山五岳，植入五谷丰登，然后在茧中浓缩成农耕文化的原点。

蚕丝被时间抽取，像春风般轻软柔韧，躬身大地的嫫祖，眼睛如海棠花一样明亮。

她的子民敲锣打鼓，在母亲河的源头，正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图腾。他们用雄壮的风骨，敲响村庄的晚钟。浓稠的夜色里，姑娘们用银色的月钩，把蚕丝织成生生不息的意象。

桑与蚕的邂逅，是母音与衣服的邂逅，也是蚕神与花神的邂逅。

海棠的年轮里，南山南，北海北，藏着一部关于三皇五帝的宏大史志。

芬华



赵瓊珞/摄

宝严寺塔(外一首)

田地

似乎在努力证明什么——
当坚挺的岁月供出莲子
或许就能够抵达人生的塔顶

所幸塔顶的铁莲花先是理解了一撮春风
接着—捺秋风。被抠出藕孔的塔影
悄然拥有了小洪河的脉动及从容

云卷云舒。“叮叮当当”的寺塔檐铃
何须赘言？草木苍苍在四月释怀
满头白发在塔院沉下心来……

山顶上

他曾站在海拔800多米的山顶
向着平原大声呐喊——

那喊声，速溶于下山的途中
或化作展翅的鸟影，补一块云的缺席
或化作弯曲的山溪，描一张地图的空虚

来自平原地带的他啊，曾背负青春的包袱
妄想推一块巨石，抵达山顶
不仅仅只为这山，更壮观一点
不仅仅只为这人生，更厚重一点

二十年后，他再次登上山顶
发出的呐喊，却困于肺腑，声浪无法推送
到他想去的地方，或想不到的地方

平原上的草木，像听懂了一般
摇曳起伏。千里麦浪，一层层延展
而早年弃于井口的那一块巨石，悄悄垂首
帮他捂住了心底的蛙鸣

自驾出行，提前做好
出行时间和路线



乘车出行，要到客运站
选择正规营运车辆



高速公路行车，
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



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
要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

